

洱源凤羽：霸王鞭舞出非遗新韵



□ 金亚清 唐煜 马果清 文 / 图

盛夏的晨光温柔地洒落洱源县凤羽古镇，伴随欢快的乐曲，清脆的“叮当”声划破古镇的宁静。循声望去，彩饰竹鞭在白族“金花”手中翻飞，铜钱的脆响与击打的节奏交织在一起，宛如一首灵动的夏日田园交响曲。这便是凤羽镇远近闻名的非遗绝活——白族霸王鞭。

起舞的，是凤羽“姑妮姆”合唱团的成员们。这些58岁到72岁的白族乡亲，手持缀满彩穗、嵌着铜钱的五彩霸王鞭，舞姿轻盈，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流畅、张弛有度，将岁月的沉淀化作了指尖与足下的灵动韵律。

霸王鞭，身姿从容，舞步轻盈。抬手挥鞭间利落干脆，每一个动作都娴熟流畅、张弛有度，将岁月的沉淀化作了指尖与足下的灵动韵律。

“我们打的霸王鞭，是凤羽最古老、最传统的样式。”合唱团团长赵尔顺告诉记者，霸王鞭象征着吉祥、幸福与欢乐，还能强身健体。每天闲暇之余，她们都会相约起舞。“我们要把这霸王鞭舞好，让它代代传下去。”虽不再年少，但“奶奶”们身姿稳健，一招一式间，尽显岁月的从容与民俗技艺的深厚底蕴。优美的舞姿，吸引了前来开展研学

的团队驻足观摩。排练结束后，奶奶们主动开启现场教学，手把手指导研学团队练习基础动作。天津大学“一路生花”实践队队员郭忻彤感慨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霸王鞭舞。学习之后，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，也深刻体会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‘各美其美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、天下大同’的美好愿景。”

霸王鞭是白族民间舞蹈中最具特色、流传最广的绝活。鞭声流转的背后，是一部厚重绵长的白族民俗演变史，更是滇西北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鲜活缩影。追溯渊源，霸王鞭的雏形起于南诏时期，至明清时在大理地区广泛流传。学者杨琼在《滇中琐记》中详细描述了霸王鞭的形制与打法。这一艺术形式的形成，离不开凤羽独特的社会历史、地理环境与生活形态。白族先民在劳动方式与风土人情中孕育出它，承载着白族人民勤劳勇敢、淳朴善良、团结进取的精神品格。

舞蹈动作最早源自田间劳作，竹鞭模拟锄头与镰刀，手帕代表擦汗的毛巾或绽放的花朵。播种、插秧、收割等农场景象被提炼为舞蹈语言，寄托着人们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。它深深扎根于白族人民的农耕生活，将日常的辛勤劳作化作踏歌而行的艺术，尽显白族先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质朴智慧。

一代代白族先民不断改良动作、优化形制，为竹木长鞭点缀彩穗、镶嵌铜

钱。赵尔顺介绍，鞭身上的四个孔和串缀的铜钱，分别象征着四季与十二个月，承载着质朴厚重的美好期许。不同于小众精致的传统技艺，凤羽霸王鞭舞无门槛、无局限，田间地头、广场院落皆可起舞。它老少皆宜、全民可学，凭借极强的包容性，在凤羽的村村寨寨代代相传。

正是这份源于生活、扎根泥土的深厚底蕴，赋予了霸王鞭舞生生不息的活力。根植于深厚的民俗土壤，凤羽镇始终坚守非遗活态传承的初心，以“老带新、传帮带、常态化、多元化”的模式，让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。在洱源县的许多中小学，霸王鞭被巧妙融入课堂，让孩子们在强身健体的同时，从小种下文化自信的种子。

“霸王鞭舞作为传统的非遗项目，在白族地区广为流传，并深深融入老百姓的生产生活。”洱源县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杨涛谈及传承，有着清晰的规划，“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申报认定传承人，扎实做好传承工作，让霸王鞭舞更好地为研学服务，推动文旅融合发展。”

从田间地头的农事祈福，到如今文旅融合的时代新篇，白族霸王鞭在凤羽古镇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文化接力。如今，凤羽镇持续借力暑期研学、文旅节庆等渠道，盘活霸王鞭舞这一乡土非遗资源。这根小小的霸王鞭，不仅走进了校园，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，更成为涵养文明乡风、助力乡村振兴的核心载体。

游 踪

茈碧湖畔古梨园

□ 廖黑叔叔

几年前，在渝水永川的黄瓜山，我曾站在一棵五百岁梨树下，抚摸着树洞的边缘，感叹时光飞逝。此时，在茈碧湖畔，当我面对上千棵这样的古梨树，我已被震撼到没有感叹。

来到大理，酒店老板老尹强烈推荐我们去茈碧湖看看。他说：“不去，就不算来过洱源。”老尹还说：“几百年前，徐霞客在这里留下过许多文字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热情的老尹安排了车，把我们从十多公里外的牛街乡送到了茈碧湖，一汪碧水横亘在青山之间，像一块碧玉，静静铺展在浪穹（即今洱源）故地。

崇祯十二年（1639），徐霞客一路风尘踏入浪穹地界。那时大明王朝已近黄昏，烽烟四起，而他却拄着竹杖，穿着草鞋，在滇西的崇山峻岭间跋涉。他沿堤缓步西行，抬眼望见浩渺水天，当即将此堤比作杭州苏堤，落笔《滇游日记二十四》：“虽无六桥花柳，而四山环翠，中阜弄珠，又西子所不能及也。”

极目远望，茈碧湖漫无边际。长堤横亘湖面，把万顷碧波划为动静两域。徐霞客泛舟湖上，看清了湖泊天然的葫芦形格局；南侧主湖水域开阔、水势平缓；北边洱源海子狭而幽深。群山合围，地下泉源不断涌流，日积月累，造就了这片浩渺泽国。

最令徐霞客流连的，是海子中央“灵海耀珠”奇景。泉水从地底奔涌而上，凝成玉色水柱冒出水面。日光穿透澄澈湖水，翻滚的泉流折射出奇幻光影，水纹层层舒展，好似大自然雕琢出一树晶莹珍珠。他伫立船头，饱览湖山全貌，由衷感叹“茈碧”之名名副其实。他详尽记录湖的地势、泉的胜景，洋洋洒洒落笔成文，通篇写景写实，却只字未提近在咫尺的古梨园。

如今闻名滇西的茈碧湖古梨园，“梨树王”六百多岁，明代崇祯年间早已存在了两三百年。我们弃舟登岸，踩着石板路，进入古梨村寨。眼前古木成林，一棵棵梨树历经数百年风霜。林业普查记载，仅此片梨园犹存一千四百八十棵古梨树，若算上周边散落的，整个村竟有七八千棵。那些粗壮树干要两三个人才能合抱，树皮皴裂纵横，刻满高原风霜雨雪的印记。林间枝叶交错，阳光穿过叶隙洒落，树下老人摇扇闲谈，孩童追逐嬉闹，山雀声声，恍若“世外梨园”。

正午时分，我们在一农家院落歇脚，饭桌直接摆在一株古梨树下。炭火烤制的土鸡香气漫开，腊猪蹄搭配本地白豆文火慢炖，汤汁醇厚。院主人随手递来一根长竹竿，上面套了个网兜，抬手便能够到头顶上的鲜梨，随手网下一颗，便是满口的清甜和满院的笑语。有风穿过，树叶沙沙响，桌面的光斑忽明

忽暗。抬眼望去，上方枝干如龙蛇缠绕交错，枝头青梨大多泛着青绿色，被日光长久直射的果面，晕开一层浅浅的胭脂红，沉甸甸地缀满枝头。

主人说，古梨园从一开始就不是专门打造的景点，是祖辈留下来养家糊口的本钱。每到仲春，梨花盛开时，大理白族有踏青欢聚的习俗，自古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：黑魔施妖术让梨树枯死。一个勇敢的姑娘历尽艰险取来龙乳，喷在黑魔身上，使其化为石头。梨树起死回生，又开出耀眼白花。为纪念这位姑娘，花开之时，人们便相约梨树下野餐春游。

院落一角，竹编的簸箕里盛着刚摘下的梨子，旁边还晾晒着白族人家特有的乳扇。那簸箕纹路精细，仿佛一件艺术品。老人说，一个合格的簸箕，得用三年以上的毛竹，太嫩不行，太老又脆。匠人要先将竹子劈成厚薄一致、宽窄均匀的细篾，从底部开始一圈一圈往上编，每一根竹篾都要压得严实，最后用藤条锁口加固。竹篾在匠人布满老茧的手指间穿梭，挑一压一，行云流水。这不仅是扬米去糠的农具，更是白族人与自然对话的方式，每一根竹篾里，都藏着这种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。

逛完连片的古梨林，老尹顺便带我们去看看他家的农场。老尹的家老距离茈碧湖不过数公里，跨过凤羽河上一座小石桥，便是老尹从村民手中流转过来的三十多亩田地，一整片梨树林占据大半场地。农场一侧荷塘荷花盛放，原木搭成的独木桥，通向塘中小岛。小岛面积仅百余平方米，遍生半人高的假酸浆，随风轻轻摇曳。

老尹所在的村子，村民大多数为白族，他家是定居此地数代的汉族，白族话张口就来。他年少时家境清贫，童年大半时光，便是在这片河畔林地放牛。后来外出打拼积攒家业，心中第一个念想，便是回到童年放牛的地方，打理自己的田园产业。如今梨下牧牛、塘荷盛开，野草自生，眼前光景既是儿时记忆里的模样，又是历经半生奔波之后，寻回的内心归处。

而今游览茈碧湖的顺序，早已和当年的徐霞客所行截然相反。大多游人先奔赴东岸古梨林，在苍劲古树绿荫里感受乡土气息，之后再前往湖堤寻访灵海耀珠泉眼，品读游记文字里的山水豪情。观景次序颠倒，时代审美变迁，唯独碧水古梨，不曾改变。

晚风缓缓吹来，裹着湖水湿气与梨叶淡香。暮色降临，湖面上渔火次第亮起，387年前那场擦肩而过的遗憾，如今回望，更像是精心留下的一处留白。正是因为徐霞客没有写下梨园景致，后世才能在山水名篇之外，生长出独属于茈碧湖的草木人间。一池沁碧水，从此不只是徐霞客笔下那一池了。

大理 掌故

魅力“望夫云”

□ 母锡鹏

苍山有19峰18溪，在苍山海拔2500—2700米的地段，云彩丰富，变幻无穷，自有一种霸气和贵气。秋冬冬初，微风初起时，你或许会看到一朵洁白如雪、袅袅婷婷的云，那叫“望夫云”。千百年来，“望夫云”的故事一直流传在白族人民中间，脍炙人口，成为白族民间文学的一颗璀璨明珠。1978年版的《辞海·民族分册》就载有“望夫云”的条目。

查看史籍，许多志书都没有记载“望夫云”的传说，为什么呢？大概是故事本身包含强烈的反抗压迫的因素，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把主人公（猎人或樵夫）称为“怪”，持批判态度，因此历史上记载极少。文献记载的仅有两则，其一是明代李元阳编纂的嘉靖《大理府志·精气化云》载：“俗传昔有贫生，遇苍山神授以异术，忽生肉翅能飞，一日至南诏官，摄其女，入玉局峰为夫妇，凡饮食器用，皆能致之，后问女安否，女云：太寒耳。其人闻河东高僧有七宝袈裟，飞取之，及还，僧欲以法力制之，遂溺死水中。女望夫不至，忧郁死，精气化为云，倏起倏落，若探望之状。此云起，洱河即有云应之，飓风大作，舟不敢行，人因呼为望夫云，又呼为无渡云。”其二是民国周宗麟编纂的《大理县志稿》记载：“俗传蒙氏时，有怪摄官中女，居于玉局峰巅，女所欲饮食，怪给之不绝。因山高候冷，女苦之，与索衣，怪怒之曰：‘河东高僧有一袈裟，夏凉冬暖，可立致，遂夜至洱河之东罗荃寺，将袈裟盗出，僧觉之，以咒压，怪溺死西水中，化一大石坪，俗呼为‘石骡子’。女望之不归，遂郁死，精气化为云，名‘望夫云’。每岁冬云现，即大风狂荡，有不将海中石吹出止之势。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以“望夫云”为题材的诗歌、散文、剧本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；土弩用散文形式写成的

《望夫云》刊于1951年8月《新华月报》，鲁凝以白族调形式写的《望夫云》于1956年9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，公刘写的《望夫云》于1957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徐嘉瑞用自由体新诗写的《望夫云——一个美丽的古老的传说》于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……有的作品被翻译成日、英、法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，在全世界流传。

传说：南诏国公主和穷猎人在“绕三灵”盛会上一见钟情，誓为夫妻，遭南诏王反对（因南诏王已把公主许配给大将军），双双逃入苍山玉局峰隐居。南诏王令法师作法，降风雪于苍山，公主难敌严寒。为了救公主，猎人施法生出双翅，飞往洱海东岸的罗荃寺借七宝袈裟。当他飞到洱海上空时，被法师念咒打入海底化为石骡子。公主在玉局峰的岩洞里盼望丈夫回来，从早盼到晚，不见回到。她的今天焦急得像点了烈火，又饿又冷，不几天就忧郁而死，精气化为云彩，伫立在玉局峰顶端。从那以后，每年的寒冬腊月里，每当苍山上出现“望夫云”时，洱海中即狂风大作，大有不把石骡子吹出绝不停止之势。“望夫云”出现的日子，想乘船去走亲戚或捕鱼的人都不敢在洱海里撑船。

“望夫云”是白族民间传说，源于南诏时期，讲述少女殉情后化为云彩盼望丈夫归来的故事。现代歌剧《希夷之大理——望夫云》以传说为蓝本，用山水实景、天籁般的音乐和曼妙的舞姿，把传说变成了现实，唯美的意境与浪漫的传说交汇在一起，酝酿出无限的遐思和无限的爱恨……

“望夫云”的传说让人们在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伟大的同时，也体会到了生命的短暂与珍贵，表达了白族人民对真挚爱情的追求和对爱情悲剧的同情，对于传承和弘扬白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

大理 美



祥云文化新地标“彩云南现楼”。（摄于8月15日）
“彩云南现楼”位于楚大高速祥云出口南侧的诸葛寨山，这座六层楼阁依托“汉武帝年间，彩云见于南中，遣吏迹之，云南之名始于此”的古老传说营建。拾级登高，祥云县城一览无余，若有幸遇见彩云凌空的动人景致，便可读懂“云南”之名从“云南县”绵延至“云南省”的千年沿革。 [钟琼芬 摄]